

筆記小說大觀

集

唐劉肅著  
大唐新語 下

進步書局校印

大

唐

新

集

下

卷

四

卷

四

下

集

唐

大

新

集

卷

四

下

大唐新語卷七

唐 劉肅著

識量第十三

大理卿孫伏伽。自萬年縣法曹。上書論事。擢侍書御史。即御史中丞也。雖承內旨。而制命未下。伏伽自朝還家而卧。不見顏色。斯須。侍御史已下造門。子孫驚喜。以報伏伽。徐起以見之。時人方之顧雍。伏伽與張玄素。隋末俱為尚書令史。既官達後。伏伽談論之際。了不諱之。太宗嘗問玄素。玄素以實對。既出。神彩沮喪。如有所失。眾咸推伏伽之弘量。

高麗莫離支。蓋蘇文貢白金。褚遂良進曰。莫離支弑其君。陛下以之興兵。將弔伐為遼東之人報主之恥。古者討弑君之賊。不受其賂。昔宋督遺魯君以郟鼎。桓公受之於太廟。臧哀伯諫以為不可。春秋書之。百王所法。受不臣之筐篚。納弑逆之朝貢。不以為愆。何以示後。臣謂莫離支所獻不宜受。太宗從之。

王方慶為鳳閣侍郎。知政事。患風俗偷薄。人多苟且。乃奏曰。准令式。縉紳大功未葬。並不得朝會。仍終喪不得參燕樂。比來朝官不依禮法。身有哀慘。陪厠朝賀。手舞足

蹈公違憲章。名教既虧。實玷皇化。請申明程式。更令禁止。則天從之。方處周司空。褒之。曾孫博通羣書。所著論凡二百餘卷。尤精三禮。好事者多訪之。每所酬答。咸有典據。時人編次之名曰禮雜問。聚書甚多。不減秘閣。至於圖畫。亦多異本。子駿工札翰。善琴棋。少聰悟。而性嚴整。歷殿中侍御史。

徐有功。為秋官郎中。司刑少卿。歷居法官。數折大獄。持平守正。不以生死易節。全活者數千百家。有鹿城主簿潘好禮者。慕其為人。乃著論稱有功。斷賢於張釋之。其略曰。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人。有功之斷獄。亦天下無冤人。然釋之所行甚易。徐公所行甚難。難易之間。優劣可知矣。君子以為知言。

狄仁傑為內史。則天謂之曰。卿在汝南。甚有善政。欲知譖卿者乎。仁傑謝曰。陛下以臣為過。臣當改之。陛下明臣。臣之幸也。若臣不知譖者。並為友善。臣請不知。則天深加歎異。

張文瓘為侍中。同列宰相。以政事堂供饌。環美。請減其料。文瓘曰。此食天子所以重。樞機待賢才也。若不任其職。當自陳乞。以避賢路。不宜減削。公膳。以邀虛名。國家所貴。不在於此。苟有益於公道。斯不為多也。初為大理卿。旬日決遣疑獄。四百餘條。無

一人稱屈文瓘嘗卧疾繫囚設齋以禱焉及遷侍中諸囚一時慟哭其得人心如此四子潛沛洽涉皆至三品時人呼為萬石張家咸以為福善之應也

房光庭任俠不拘小節薛昭坐流放而投光庭光庭匿之既露御史陸遺逼之急光庭懼乃見執政執政詰之曰公郎官何為匿此人光庭曰光庭與薛昭有舊遂窮而歸光庭且其所犯非大故光庭得不納之耶若擒以送官居廟堂者復何以見待執政義之出為磁州刺史

神龍初將合祔則天於乾陵給事中嚴善思上疏諫曰漢時諸陵皇后多不合葬魏晉以來始有合葬伏願依漢朝之故事改魏晉之類綱於乾陵之旁更擇吉地疏奏不納有識之士咸是之

開元初玄宗詔太子賓客元行冲修魏徵撰次禮記疏擬行之於國學及成奏上之中書令張說奏曰今上禮記是戴聖所編歷代傳習已向千載著為經教不可刊削至魏孫炎始改舊本以類相比有同鈔書先儒所非竟不行用貞觀中魏徵因炎舊書更加釐正兼為之注先朝雖加賜賚其書亦竟不行今行冲勒成一家然與先儒義乖章句隔絕若欲行用竊恐未可詔從之留其書於內府竟不頒下時議以為說

之通識過於魏徵

玄宗嘗賜握兵都將郭知運等四人天軍節度太原尹王晼獨不受。上表曰：臣事君猶子事父，在三之義，寧有等差。豈有經侍宮闈，多臣子敢當恩賜，以死自誓，固辭不受。優詔許之。

張說拜集賢學士，於院廳燕會舉酒，說推讓不肯先飲。謂諸學士曰：學士之禮，以道義相高，不以官班為前後。說聞高宗朝修史，學士有十八人，時長孫太尉以元舅之尊，不肯先飲，其守九品官者亦不許在後，乃取十九杯，一時舉飲。長安中說修三教珠英，當時學士亦高卑懸隔，至於行立前後，不以品秩為限也。遂命數杯，一時同飲，時議深賞之。

李適之性簡率，不務苛細，人吏使之，雅好賓客。飲酒一斗不釐，延接賓朋，晝決公務，庭無留事。及為左相，每事不讓李林甫。林甫憾之，密奏其好酒，頗妨政事。玄宗感焉，除太子少保。適之遽命親故歡會，賦詩曰：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杯。為問門前客，今朝幾箇來。舉朝伏其度量。適之在門下也，性疏而不忘。林甫嘗賣之曰：華山之下，有金鑛，馬採之可以富國。上未之知，卑適之心善其言。他日款曲奏之，玄宗大悅，顧問

林甫對曰。臣知之久矣。華山陛下本命。王氣所在。不可發掘。故臣不敢言。適之由是。漸見踈退。林甫陰構陷之。貶於袁州。遣御史羅奭就州處置。適之聞命。排馬牒到。仰藥而死。子嘗亦見害。

牛仙客為涼州都督。節財省費。軍儲所積萬計。崔希逸代之。具以聞。詔刑部尚書張利貞覆之。有實。玄宗大悅。將拜為尚書。張九齡諫曰。不可。尚書古之納言。有唐已來。多用舊相居之。不然。歷踐內外清貴之地。妙行德望者。充之。仙客本河湟一吏典耳。拔昇清流。齒班常伯。此官邪也。又欲封之。良為不可。漢法非有功不封。唐尊漢法。太宗之制也。邊將積穀帛。繕兵器。蓋將帥之常務。陛下念其勤勞。賞之金帛可也。尤不可列地封之。玄宗怒曰。卿以仙客寒士。嫌之耶。若是如卿。豈有門籍。九齡頓首曰。荒陬賤類。陛下過聽。以文學用臣。仙客起自胥吏。目不知書。韓信。淮陰。一壯士耳。羞與絳灌同列。陛下必用仙客。臣亦恥之。玄宗不悅。翌日。李林甫奏仙客宰相材。豈不堪一尚書。九齡文吏。拘於古義。失於大體。玄宗大悅。遂擢仙客為相。先是張守珪累有戰功。玄宗將授之以宰相。九齡諫曰。不可。宰相者。代天理物。有其人而後授。不可以賞功。若開此路。恐生人心。傳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濫爵輕。不可理也。若賞功臣。

即有故事。玄宗乃止。九齡由是獲譴。自後朝士。懲九齡之納忠見斥。咸持祿養恩。無敢庭議矣。

容恕第十四

崔善為。明天文曆算。曉達時務。為尚書左丞。今史惡其明察。乃為謗書曰。崔子曲如鉤。隨時待封侯。高宗謂之曰。澆薄之後。人多醜政。昔北齊奸吏。歌斛律明月。高緯闇主。遂滅其家。朕雖不明。幸免斯事。乃構流言者罪之。

李靖征突厥。征頡利可汗。拓境至於大漠。太宗謂侍臣曰。朕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往者國家草創。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稱臣於突厥。未嘗不痛心疾首。志滅匈奴。今暫勞偏師。無往不捷。單于稽首。恥其雪乎。羣臣皆呼萬歲。御史大夫溫彥博。害靖之功。劾靖軍無紀綱。突厥寶貨。亂兵所分。太宗捨而不問。及靖凱旋。進見謝罪。太宗曰。隋將史萬歲。破突厥有功。不賞。以罪致戮。朕則不然。當捨公之罪。錄公之勳也。

契苾何力。鐵勒酋長也。太宗征遼。以為前軍總管。軍次白雀城。被稍中腰。瘡重疾甚。太宗親為傅藥。及城破。勅求得傷何力者。付何力。令自殺之。何力奏曰。犬馬猶為主。況於人乎。彼為其主致命。冒白刃而刺臣者。是義勇士也。不遽相識。豈是寬讐。遂捨



之

裴玄本好諧謔。為戶部郎中。時左僕射房玄齡疾甚。省郎將問疾。玄本戲曰。僕射病可須問之。既甚矣。何須問也。有洩其言者。既而隨例候玄齡。玄齡笑曰。裴郎中來。玄齡不死矣。

劉童為御史。東都留臺時。蘭謩為留守。輒役數百人修宮內。劉童為盛夏不宜擅役。力謩拒之曰。別奉進旨。童奏之。詔決謩二十下。謫嶺南。童後因他事。左授臨朐令。時有勅令上佐縣令送租。謩已為司農卿。知出納。謩雅知童清介。不以曩事嫌惡。乃召倉吏謂之曰。劉侍御頃在憲司。革非懲違。今親自送租。固無瑕玷。數州行納。與劉侍御同行。亦必無欠折。一切令受納。更無所問。時人賞謩忠恕。劉名重童

蘇良嗣為洛州長史。坐妻犯贓。左遷冀州刺史。及事釋。妻妹詣良嗣。初無恨色。謂之曰。牧守遷轉。出入是常。不聞有所累也。後為荊州長史。高宗使中官緣江採異竹。植於苑內。中官科船載竹。所在縱暴。還過荊州。良嗣因之上疏切諫。高宗謂則天曰。吾約束不嚴。整果為良嗣所恠乎。詔慰諭。便令棄竹於江中。荊州舊有河東寺。後梁蕭譽為其兄河東王所造。良嗣見而驚曰。此在江漢之間。與河東有何關涉。遂奏改之。

良嗣寡學深為人所笑

盧承慶為吏部尚書總章初校內外官考有一官督運遭風失米承慶為之考曰監運損糧考中下其人容止自若無一言而退承慶重其雅量改注曰非力所及考中中既無喜容亦無愧詞又改曰寵辱不驚考中上眾推承慶之弘恕

皇甫文備與徐有功同案制獄誣有功黨逆人奏成其罪後文備為人所告有功訊之在寬或謂有功曰彼曩將陷公於死今公反欲出之何也有功曰爾所言者私忿我所守者公法安得以私害公乎

婁師德弱冠進士擢第上元初吐蕃強盛詔募猛士以討之師德以監察御史應募高宗大悅授朝散大夫專惣邊任前後四十餘年恭勤接下孜孜不怠而樸忠沉厚心無適莫狄仁傑入相也師德密薦之及為同列頗輕師德頻擢之外使師德知之而不憾則天覺之問仁傑曰師德賢乎對曰為將謹守賢則臣不知又問師德知人乎對曰臣嘗同官未聞其知人則天曰朕之用卿師德實薦也亦可謂知人矣仁傑大慙而退歎曰婁公盛德我為其所容莫窺其際也當危亂之朝屠滅者接踵而師德以功名終始識者多之初師德在廟堂其弟某以資高拜代州都督將行謂之曰

吾少不才。位居宰相。汝今又得州牧。叨據過分。人所嫉也。將何以終之。弟對曰。自今雖有唾某面者。亦不敢言。但自拭之。庶不為兄之憂也。師德曰。此適為我憂也。夫前人唾者。發於怒也。汝今拭之。是逆前人怒也。唾不拭。將目乾。何如笑而受之。弟曰。謹受教師德。與人不競。皆此類也。

楊再思為玄武尉。使於京。舍於客院。盜者竊其囊袋。邂逅遇之。盜者謝罪。再思曰。足下有遺行。勿復聲。恐傍人害足下。但留之。餘並仰遺。不形顏色。時人莫測其量。累官至納言。則天朝旱。滂。輒閉坊市南門。以禳之。再思晨入朝。值一重車。將牽出西門。峻而又滑。馭者遽叱牛不前。乃罵曰。一羣癡宰相。不能和得陰陽。而閉坊門。遣我滙行。如此辛苦。再思徐謂之曰。你牛亦自弱。不得嗔他宰相。

陸象先為蒲州刺史。有小吏犯罪。但慰勉而遣之。錄事曰。此例皆合。與杖。象先日。人情相去不遠。此豈不解吾意。若論必須行杖。當自汝始。錄事慙懼而退。常謂人曰。天下本自無事。只是愚人擾之。始為煩耳。但靜其源。何憂不簡。前後歷典數州。其政如一。人吏咸思之。

端午日。玄宗賜宰臣鍾乳。宋璟既拜賜。而命醫人鍊之。醫請將歸家鍊。子弟諫曰。此

乳珍異。他者不如。今付之歸。恐招欺換。環誠之曰。自隱爾心。然疑他心耶。仗信示誠。猶恐不至。矧有猜責。豈可得乎。

知微第十五

隋吏部侍郎高構。典選銓綜。至房玄齡杜如晦。愕然正視良久。降階抗禮。延入內齋。共食。謂之曰。二賢當興王佐命。位極人臣。杜年稍減於房耳。願以子孫為託。因謂裴矩曰。僕閱人多矣。未見此賢。嗟仰不已。貞觀初。如晦終。右僕射玄齡至司空。咸如構言。

房玄齡與杜如晦友善。慨然有匡主濟時之志。開皇中。隨父彥謙至長安。時天下宴安。論者以為國祚無疆。玄齡密告彥謙曰。隋帝盜有天下。不為後嗣長計。混淆嫡庶。使相傾奪。今雖清平。其亡可翹足而待。彥謙驚止之。因謂友人李少適曰。王上性多忌刻。不納諫爭。太子卑弱。諸王擅威。唯行苛酷之政。不弘遠大之畧。今雖少安。吾憂其危亂。矣。少適以為不然。大業之季。其言皆驗。及義師濟河。玄齡杖策謁於軍門。太宗以為謀主。每歎曰。昔光武云。自吾得鄧禹。人益親。寡人有玄齡。亦猶禹也。佐平天下。及終相位。凡三十二年。號為賢相。然無跡可尋。為唐宗臣宜哉。

李靖既平突厥。傾其種落。言於太宗曰。陛下五十年後當憂北邊。至高宗末。突厥果為患。突厥初平。溫彥博議遣其人於朔方。以實空虛之地。魏徵以為不可。曰。夷不亂華。非長久之計。開元中。六胡果叛。咸如徵言。

李勣少與鄉人翟讓聚眾為盜。以李密為主。言於密曰。天下大亂。本為饑苦。若得黎陽一倉。大事濟矣。遂襲取之。時在饑餓。就倉者數十萬人。魏徵高季輔杜正倫郭孝恪皆客遊。勣一見便加禮敬。引之卧內。談謔無倦。及平武牢。獲戴胄。亟推薦。咸至大官。時稱勣有知人之鑒。

侯君集得幸於太宗。命李靖教其兵法。既而奏曰。李靖將反。至隱微之際。輒不以示臣。太宗以讓靖。靖對曰。此君集反耳。今中夏乂安。臣之所教。足以安制四夷矣。今君集求盡臣之術者。是將有異志焉。時靖為左僕射。君集為兵部尚書。俱自朝還省。君集馬過門數步而不覺。靖謂人曰。君集意不在人。必將反矣。至十七年四月。大理囚紇干承基。告太子承乾。漢王元昌。與侯君集反。太宗大驚。亟命召之以出。期不鞠問。且將賞其死。羣臣固爭。遽請斬之。以明大法。謂之曰。與公長訣矣。遂獻敕下泣。君集亦自投於地。遂戮於四達之衢。君集謂監者曰。君集豈反者乎。蹉跌至此。昔自藩

郎早承羈縛。擊滅二虜。頗有微功。為言於陛下。乞令一子。以主禋祀。太宗特原其妻。并一子為庶人。流之嶺南。

馬周雅善敷奏。動無不中。岑文本謂人曰。吾觀馬周論事多矣。援引事類。揚摧古今。舉要刪蕪。言辯而理切。奇鋒高論。往往間出。聽之靡靡。令人忘倦。然鵞肩火色。騰上必速死。恐不能久矣。無何而卒。如文本言。

秦叔寶屬隋將來護兒帳內。寶母死。護兒遣使弔之。軍吏咸恠曰。士卒遭喪多矣。將軍未嘗降問。弔叔寶何也。護兒曰。此人勇有志節。吾豈以卑賤處之。叔寶後事李密。密敗。入王充程翫金。謂叔寶曰。充好為咒誓。乃師老嫗耳。豈是撥亂主乎。後充拒王師。二人統兵戰馬。上揖充而降。太宗甚重之。功名克成。死於牖下。皆萬人敵也。

太宗破高麗於安市城東南。斬首二萬餘級。降者二萬餘人。俘獲牛馬十萬餘匹。因名所幸山為駐蹕山。許敬宗為文刻石紀功焉。中書舍人敬播曰。聖人與天地合德。山名駐蹕。此蓋天意。鑿輿不復更東矣。自七月攻安市城拔。乃班師焉。

魏王泰有寵於太宗。所給月料。逾於太子。褚遂良諫曰。聖人制禮尊嫡卑庶。故立嫡以長。謂之儲君。其所承也重矣。俾用物不計。與王者共之。庶子雖賢。不是正嫡。先王

所以塞嫌疑之漸。除禍亂之源。伏見儲君料物。翻少魏王陛下。非所以愛子也。文多不盡載。太宗納之。

李義府僑居於蜀。袁天罡見而奇之。曰。此郎君貴極人臣。但壽不長耳。因請舍之。託其子曰。此子七品相。願公提挈之。義府許諾。因問天罡壽幾何。對曰。五十二外。非所知也。安撫使李大亮。侍中劉洎等。連薦之。名見。試令詠烏。立成。其詩曰。日裏聽朝彩。霜中半夜啼。上林許多樹。不借一枝棲。太宗深賞之。曰。我將全樹借汝。豈唯一枝自門下典儀。超拜監察御史。其後位壽。咸如天罡之言。

李嗣貞嘗與朝列。同過太清觀。道士劉槩輔儼為設樂。嗣貞曰。此樂宮商不和。君臣相阻之徵也。角徵失次。父子不和之兆也。殺聲既多。哀調又苦。若國家無事。太子受其咎矣。居數月。章懷太子果為則天所構。廢為庶人。死於巴州。劉槩輔儼奏其事。自始平令。擢為太常丞也。

魏元忠。本名貞宰。儀鳳中。以封事召見。高宗與語。無所屈撓。慰喻遣之。忠不舞蹈而出。高宗目送之。謂中書令薛元超曰。此書生雖未解朝廷禮儀。名以定體。真宰相也。則天時為酷吏羅織下獄。有詔出之。小吏先聞以告。元忠驚喜。問汝名何。曰元忠。乃

改名為元忠也。

裴行儉少聰敏多藝。立功邊陲。屢尅醜。及為吏部侍郎。賞拔蘇味道。王勣曰。二公後當相次掌鈞衡之任。勣勅之。兄也。時李敬玄。咸稱王勣。楊炯等四人。以示行儉曰。士之致遠。先器識。而後文藝也。勣等雖有才名。而浮躁淺露。豈享爵祿者。楊稍似沉靜。應至令長。並鮮克令終。卒如其言。

王及善為文昌左相國。因內宴。見張易之兄弟侍罷。無人臣禮。數奏抑之。則天不悅。謂及善曰。卿既無事。更有遊宴。但檢校閣中。不須去也。及善因請假月餘。則天不之問。及善歎曰。豈有宰相。而天子得一月不見乎。事可知矣。乃乞骸骨。

李迥秀任考功員外。知貢舉。有進士姓崔者。文章非佳。迥秀覽之。良久。謂之曰。第一清河崔郎。儀貌不惡。鬚眉如戟。精彩甚高。出身處可量。豈必要須進士。再三慰諭而遣之。聞者大噱焉。

玄宗東封迴。右丞相張說奏言。吐蕃醜逆。誠負萬誅。然國家久事征討。實亦勞心。今甘涼河鄯。徵發不息。已數十年。於茲矣。雖有尅捷。亦有敗軍。此誠安危之時也。聞其悔過請和。惟陛下許其稽顙。以息邊境。則蒼生幸甚。玄宗曰。待與王君褒籌之。說出



謂源乾曜曰。君夔勇而無謀。好兵以求相。兩國和好。何以為功。彼若入朝。則吾計不行矣。竟如其言。說懼君夔黷兵。終致傾覆。時雋州獲鬪羊。因上鬪羊表以諷焉。玄宗不納。至十五年九月。吐蕃果犯瓜州。殺刺史田元獻。并害君夔。大殺掠男女。取軍資倉糧而去。君夔馳赴肅州。以襲之。還至甘州。鞏筆驛。為吐蕃所擊。師徒大敗。君夔死之。咸如說言。